

鄧芬其人與《避兵香澣日記》

姜霄*

摘要 鄧芬出身於廣州望族，精通繪畫、詩文、書法、粵劇，是嶺南文化重要代表人物。《避兵香澣日記》是鄧芬在1937至1938年廣州淪陷前後避居香港時期所記，其目的為“逐日記所處境如下，以為將來痛定思痛云爾”。這本日記此前從未被整理出版，其內容不僅詳細記錄了鄧芬在戰時廣州與香港的日常生活，還多涉及文藝界人士與政商名流，可從側面反映出這一時期各界人士的思想變化狀況，是研究鄧芬與近代粵港澳歷史文化的重要材料。

關鍵詞 香港；廣州；鄧芬；《避兵香澣日記》

鄧芬出身於廣州望族，是廣東“國畫研究會”的主要成員，曾被張大千推崇為“現代嶺南唯一國畫家”，不僅憑藉繪畫技藝與齊白石、黃賓虹等人並列為“畫中九友”，而且精通詩文、書法、粵劇，有極高的文化素養，是嶺南文化重要代表人物。

筆者曾在澳門大學圖書館得見一套鄧芬收藏過的清末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並在研究過程中多次得到鄧芬外孫劉季先生的指點與幫助。¹據劉季先生介紹，鄧芬常年保持寫日記的習慣，但因戰亂與屢次搬遷，現僅存1937至1938年廣州淪陷前後鄧芬避居香港時期所記的日記三百餘頁，鄧芬自題為《避兵香澣日記》。²該日記以鄧芬最擅長的行草寫就（圖1），內容涉及當時廣州、香港的社會狀況與鄧芬個人的日常生活、思想變化等，是研究鄧芬與近代粵港澳歷史文化的重要史料。然而，由於日記原件為劉季先生私人收藏，尚未經整理與公開出版，因此長期未被學界熟知與利用。筆者現已獲劉季先生允准，將日記釋讀並整理，特撰此文引介之。

一、鄧芬其人

鄧芬生於光緒廿年甲午九月十五日（1894年

10月13日），逝於1964年。鄧氏為廣州名門望族，鄧芬的祖父鄧嘯箕與父親鄧次直均有才名，喜與書畫界文人雅士交往，因此鄧芬自幼便承襲家學，詩文書畫皆精。

鄧芬的生平經歷可見於鄭春霖撰寫的〈從心先生傳略〉，筆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已有所介紹，但為免讀者翻檢之勞，仍節錄如下：

鄧芬（1894—1964），字誦先，號曇殊，又號從心先生、二不居士、老檀、蹇翁、泳人。別署尤多，曰水明樓、還佩樓、阿賴耶室、守藝堂、藕絲孔居、觀世音琴齋、夢覺齋、阿毗庵，隨在移易，不泥一時。南海人也，生清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少師事董一夔起庾，張世恩澤農，習繪事，於袁寒雲在師友之間，胸懷高澹，自詡不凡。嘗就中大附中教席，時其母舅金曾澄為中大校長也。李研山長廣州市立美專任內，聘為主任教授，栽成彌眾。又曾任粵東財政廳秘書，以天生傲骨，又豈甘長為五斗米折腰哉，卒薄之而去……芬為人容止甚都，巧詞令，狂傲落拓。於畫最工仕女人物，豐神卓絕，無與倫比。所作羅漢，法相莊嚴，世罕其儔。花鳥在白陽復堂之間，得其神髓。山水魚蟲走獸，則間作而已。又以三筆雀著，三筆者，極言其簡，而神情韻味，自然流露

* 姜霄，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專職特聘副研究員。



圖 1. 1938 年 9 月 1 日日記（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楮筆間，非盡三筆也。旅滬既久，所與遊者皆大江南北名士……芬書法宗米海嶽，尤得力於《方圓庵記》，恣肆秀拔，極跌宕蕭爽之致。工詩，才調縱橫，超軼而遠塵俗。三絕萃於一身，真曠代之奇才也。³

由此小傳可知，鄧芬為人“天生傲骨”“狂傲落拓”，在詩、書、畫領域均有極高造詣，是才氣與傲氣萃於一身的“曠代之奇才”。但是，目前關於鄧芬的研究尚不多見，主要聚焦於鄧芬的藝術成就及生平經歷。其中較有代表性者為陳繼春的〈鄧芬的生平和藝術〉，該文介紹

了鄧芬出身廣州世家、青年壯遊上海、中年往返港澳間的人生經歷，以及他在繪畫、詩文、戲曲方面的豐碩成就和廣闊的交遊情況，是鄧芬研究中較全面者。⁴由於鄧芬曾兩度寓居澳門，對澳門文藝界影響頗深，政府曾於鄧芬誕辰 100 周年及 120 周年之際舉辦相應的紀念展覽，並分別出版《鄧芬百年藝術回顧》⁵與《南海鄧芬藝術全集》⁶，收錄百餘幅畫作、詩詞文稿及相關藝術領域的研究成果，如鄧海超的〈紅塵夢覺——鄧芬其人其畫〉、黃坤堯的〈悱惻芳馨的鄧芬詩詞藝術〉、莫家良的〈鄧芬書法略論〉等。另有朱浩雲的〈20 世紀藝壇多面手鄧芬〉一文對鄧芬繪畫、書法、詩文、篆刻技藝

學術筆記

作了簡要介紹，並分析其作品在當代拍賣市場中的價值。通過上述成果，可以初步了解鄧芬跌宕起伏的一生與豐碩多元的藝術成就，為研讀鄧芬的日記奠定基礎。

二、日記的內容與特點

《南海鄧芬藝術全集》中收錄有〈南海鄧芬藝術年表〉一則，逐年記錄鄧芬的生平要事。年表的1937年條下記載了鄧芬前往香港避難並寫下《避兵日記》一事：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揭開日本侵華序幕。九月廿二日起寫下避兵日記，曰：國人生逢是辰，得此閱歷，毋自幸哉，乃逐日記載處境如下，以為將來痛定思痛云爾。九月廿七日天明後與四弟鄧修於泰山輪上慰勉家人，破涕而別，送別家人離開劫地。九月廿八日鄧芬與四弟乘西安輪抵達香港，與家人會合並暫居於山邊台周之貞大宅。⁷

除文中提到的“九月廿二日起寫下避兵日記”外，劉季先生所提供的日記手稿還包括鄧芬對於七七事變當日（農曆丁丑五月廿九日）、1937年8月18日（農曆七月十三日）廣州首次拉響防空警報、8月31日（農曆七月廿六日）日軍首次空襲廣州等重要事件的記錄。日記的記錄時段橫跨1937年七七事變至1938年11月22日，另外還附有鄧芬四弟鄧修補抄的鄧芬晚年所記的日記三頁（1964年農曆三月廿九日至四月二日）。劉季先生在寄予筆者的郵件中介紹稱：“鄧芬先生長期有寫日記的習慣，惟早期生活不安定，日記及其他藏書稿本均散佚。”鄧修所補抄的日記末尾亦提到：“誦先大兄生平愛寫日記已有數十年矣。惟以家國變故，過去日記冊早已不知何去。”可見鄧芬確實有長期記錄日記的習慣，但因各種原因，大部分日記未能保存下來；亦可見現在留存的日記殘稿對於鄧芬來說十分珍貴，記錄了他人生中最重要時間節點，所以才能歷經波折仍被完好保存至今。

現存的鄧芬日記主要可分為三個時段，第一段為1937年7月7日至12月3日，在此期間由於日軍空襲廣州，鄧芬舉家前往香港避難，後又於11月18日至11月26日短暫返回廣州；第二段為1938年3月14日至4月22日；第三段為1938年8月30日至10月14日。第二、三段日記均為鄧芬在港時所記。整部日記每日少則數十字，多則近千字，對於日軍空襲廣州的情形記載得尤為詳細，後面的日記則相對較簡略。鄧芬在日記中除了記錄衣食住行、所見所聞外，還經常對時局與戰況進行評論，如1938年9月12日的日記（圖2）：

十九日

九月十二號，星期一，十一時大雨至三時，夜亦風雨忽晴忽下，八十度。

清晨入睡與關七對燈酣寢，至二時許始起來，洗盥畢，吸數口。聞英法準備對德之迫捷克國事甚為出力，擬武力援助云云。夜膳後授伍少培志林以古文（〈檀〉之泰山側一段，苛政猛如虎）。與余菊明等談至十一時許，讀曲詞小息，歌蘭曲，遂別，乘余菊明車返山邊台。紀事畢，浴後乃讀唐詩伴寢，無何。酣睡已五時矣。

此段日記第一行“十九日”為陰曆日期，“九月十二號”則為陽曆日期，現存所有日記均照此例，陰陽曆對照，並記錄氣溫與天氣，氣溫以華氏度為單位。鄧芬在這則日記中首先記錄了當時歐洲戰局的相關新聞，又提到為後輩教授古文《禮記·檀弓下》中“苛政猛如虎”一段，再與朋友聊天、“讀曲詞”，最後寫道睡前“讀唐詩伴寢”，可見鄧芬的興趣愛好非常廣泛，而且對於時事也非常關注，絕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傳統文人形象。

此段日記雖然只有寥寥百餘字，但已可管窺鄧芬日記的特色與史料價值。上文提到，鄧芬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他在1937年8至9月間日軍空襲廣州時的所見所感，以及前往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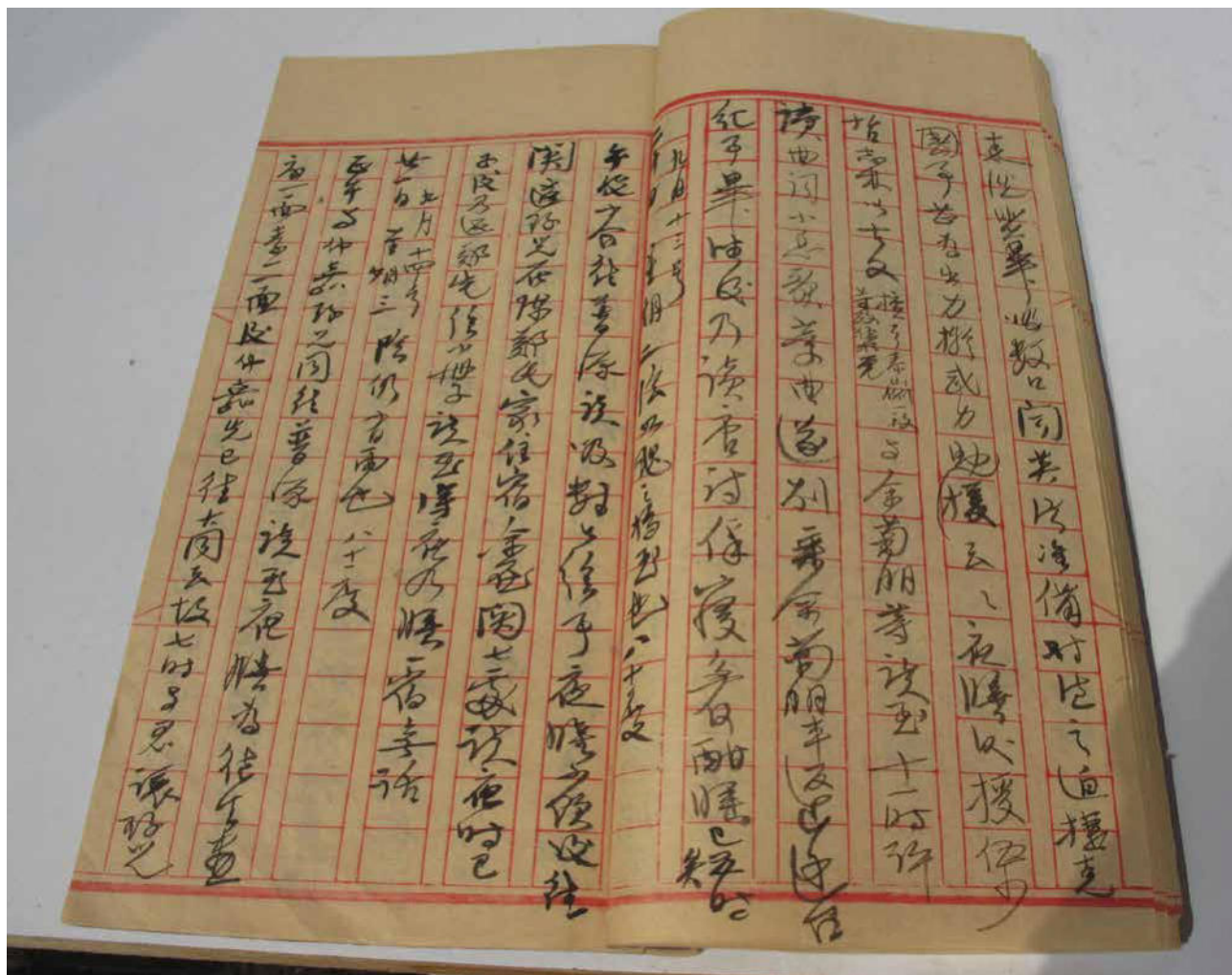


圖 2. 1938 年 9 月 12 日日記（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避難後的日常起居，這對於研究抗戰史與戰時社會生活史而言是一份獨特的史料。此外，通讀整部日記可以發現，鄧芬多次提及與文藝界、政商界好友雅集或“論時局”，時而“頗樂觀”（1937 年 9 月 28 日），時而“極沉痛”（1937 年 11 月 19 日），亦曾談及“戰後事如何，辦法甚詳”（1937 年 11 月 22 日）等等，此類記載對於研究這一群體在戰時的思想變化及愛國情懷來說，亦是不可多得且難以替代的獨家史料。再次，鄧芬在日記中還詳細記錄了他睡前的讀書情況，書目涉及古今中外，既有《前唐書》《唐詩別裁》《世說新語》等傳統典籍，

又有《天荒夜談》、大仲馬《俠隱記》等外國小說，還有《莎士比亞傳》《中日外交史》《國際外交論》《國際公法》等各類書籍，古今中外均有涉及，對於了解鄧芬的個人經歷及文化素養亦有參考價值。以上種種均甚有研究意義，但因篇幅問題，本文僅節取鄧芬在日記中對戰事及“論時局”的相關記錄作為線索，試析鄧芬在 1937 至 1938 年間的心態變化。

三、日記中的戰事與“論時局”

前敘〈南海鄧芬藝術年表〉中所引用的“國

學術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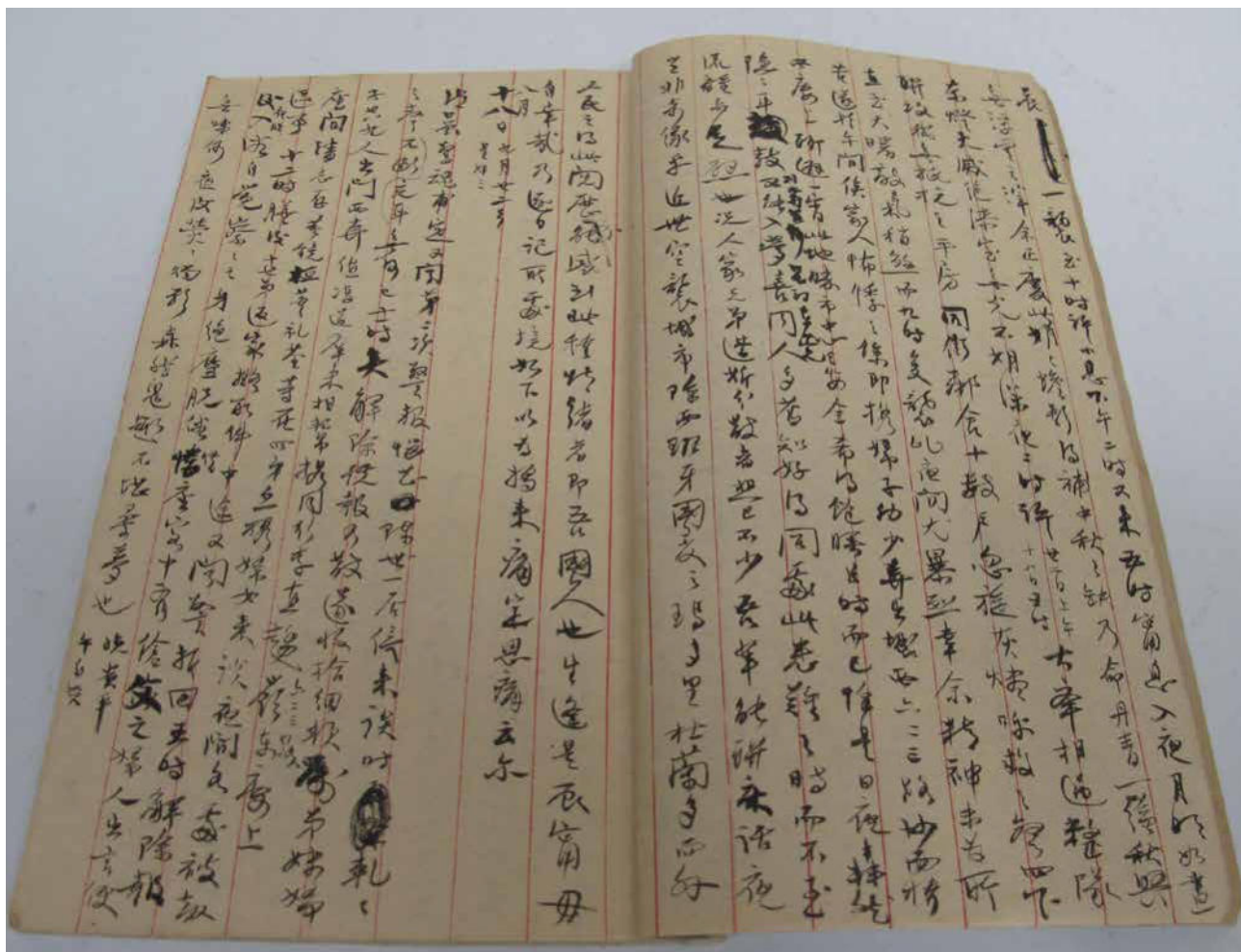


圖3. 1937年9月22日日記（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人生逢是辰，得此閱歷，毋自幸哉，乃逐日記載處境如下，以為將來痛定思痛云爾”等內容出自鄧芬1937年9月22日的日記（圖3）。該日的日記全文為：

深夜二時許（廿二日上午，十八日丑時）大軍相遇，整隊聯攻我無抵抗之平房，同街鄰舍十數戶忽旋灰燼，呼救之聲四下，直至天曙，敵氣稍煞，而九時復襲，比夜間尤暴烈。幸余精神未為所苦，遂於午間俟家人怖悸之餘，即攜婦孺少奔出城西六二三路沙面橋西樓上，聊避一宵。此地盛市中心之安全，希得飽睡片

時而已。惟是日夜轟然隱隱平鼓，不能入夢，則奔黃沙，各效其黨，喜同人多舊知好，得同處此患難之時，而不至流離無足怨也。況人家兄弟遭斯分散者想已不少，吾輩能聯床話夜，豈非奇緣乎。近世空襲城市，除西班牙國變之瑪多里、杜蘭多而外，人民之得此閱歷，能感到此種情緒者，即吾國人也。生逢是辰，寧毋自幸哉。乃逐日記所處境如下，以為將來痛定思痛云爾。

在此段日記前，鄧芬還對七七事變後的多項重要事件進行了補記（圖4），如：

建國廿六年，七月七日，丁丑五月廿九，小暑，星期三。

盧溝橋變亂，我中華即宣佈全民抗戰，百粵為國際交通孔道，亦吾國命脈之區，且日寇早傳有陸軍北侵，海軍南侵決策。廣州市因而空防準備待之久矣。

八月十八日，是日為寒蟬鳴，七月十三日，星期三。

即聞第一次警耗迨。

卅一日，七月廿六日，星期二。

拂曉飛天夜又果乘間偷入領空，天河場中大農林受其蹂躪時會也。可謂處女之遭啼聲初試矣。大好嶺南，五羊仙石經此空前奇遇，惜當時洶湧人潮未免失序無章為憾焉。

此時廣州已頻繁遭受日軍空襲，民眾苦不堪言，但鄧芬的心態仍相對樂觀，認為有此等經歷，亦是一件幸事，而他記錄此段經歷的目的，是為了將來“痛定思痛”。

此後幾日，鄧芬在日記中均詳細記錄了空襲的具體情形，如9月23日：

昨夜丑刻敵機又乘月出未襲，東北方照明燈數點，無何。四方俱應微聞炮聲轟然。……天甫明又警報，忽見天空東南、西北、西南三面機聲軋軋，有三逐一者，有二逐一者，忽高射炮響，如點墨空中，惟三機列品字，毫無動憚，有如禮炮之迎也，可恨可恨。九時爭息聞已失機三，傷戰士二人云。……夜聞敵母艦移動故未連續來襲云云。八時許始熄燈，無何，警報又至，直至十二時許息，二時許又來，天明乃得寢。

至9月24日，鄧芬已有前往香港避兵之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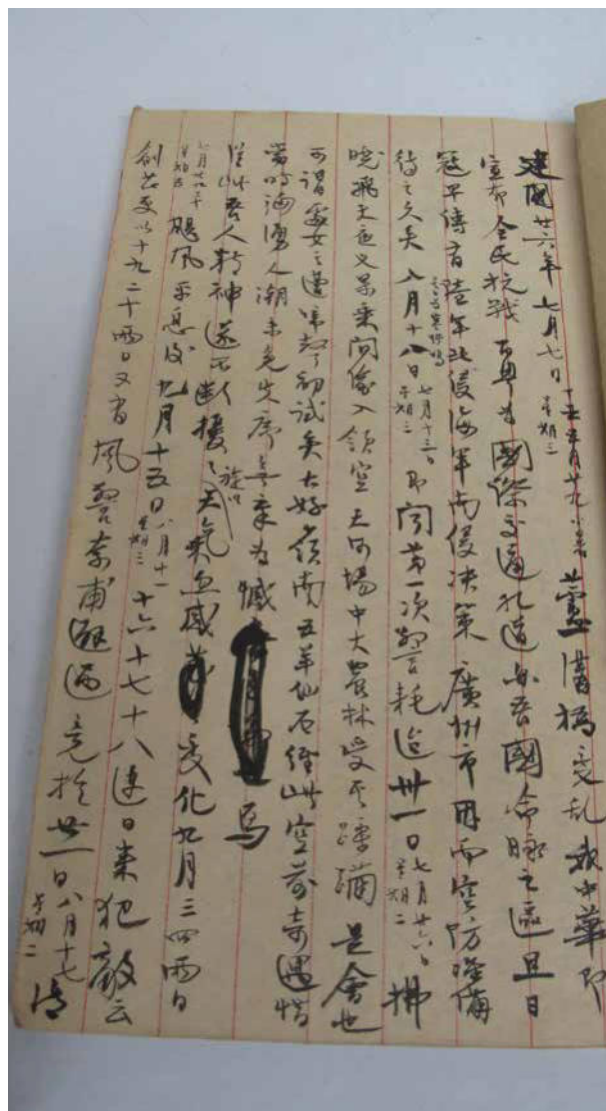


圖4. 1937年7月7日至7月26日日記（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當天的日記寫道：

十時許盧劍辰來談，云佛山昨亦有彈落，但無損失，亦幸也。因與論避兵，是向出於迫不得已事。

9月25及26日的空襲更為頻繁，鄧芬的心態亦不如前兩日樂觀，這兩日的日記中均透露較為悲觀的情緒，其文如下：

學術筆記

九月廿五號

昨夜蕭繼旃來談，時未及聞警。二時後始有傳聞，直至四時，聞炮聲及炸彈聲甚多起，無何，天明乃遣子謀弟歸家取件。及十一時正午，羅荊鑄、梁官涓來談防空事甚詳，忽空襲耗又至，彼此相顧無語。……八時許各人甫入夢，原連日皆失眠也。九時耗又及，然各人驚魂仍擾擾，大有待死決囚之岌岌自危之心也。

九月廿六號

丑刻機聲軋軋四起，不知於何方來，真如束手待決矣。與黃鏡恒談並對床剪燈，直至天曙，無何。各人同自汲水洗滌，頃警報又來，果見敵機成隊，三五為列，自東至西、自南至北，施施蕩蕩，如入無人之境。

在這兩日的日記中，鄧芬已經用“待死決囚之岌岌自危之心”與“真如束手待決矣”形容自己與親友的心情，且提到大家“連日皆失眠”“驚魂仍擾擾”，可見日軍連番空襲已經對包括鄧芬在內的廣州民眾產生了重創，因此鄧芬決定先送家眷乘船前往香港避難。於是，9月27日，鄧芬“往泰山船上慰勉家人畢即破涕而別”，並在當日與友人商議赴港事。⁸

9月28日，鄧芬乘船抵達香港。當天的日記節錄如下：

船至八時砥柱，芬於是日經此二十餘日之搔擾，遂得稍告平息，乃入睡鄉焉。不輒轉間又聞舟人甚紛紛急起，看見有敵機在空中盤旋，欲上欲下，如迫如遊，果不瞬間船如浪擊，一湧一震，遠見海水如嘯，始知蓮花山左右之海虎巡船被敵相襲擊也，遠眺至船過虎門乃休息。小食畢與陳及座客李朗如輩、余世武亦在談焉，暢談省城之防護事，非僱用勞工扛救不可也。小飲後偃臥至二時許，抵港矣……八

時登樓與蘇群談國事甚暢，亦頗樂觀者，十二時乃睡。

此篇日記為鄧芬抵港後所記，行文用詞與在廣州時的日記相比明顯輕鬆了許多，與友人聊天的話題也由“避兵”轉變為“暢談省城之防護事”“談國事甚暢”等等，態度亦“頗樂觀”。

鄧芬抵港後的日記多數較為簡略，或因無大事可記，日記中展現的生活也頗為安逸，多與文藝界好友聚會飲茶，偶有觀影、游泳等娛樂活動。儘管他的生活相對在廣州時平靜，但日記中仍不時提到與好友“論時局”“談戰事”，表明鄧芬始終心繫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僅鄧芬到港後的第一個月就有如下記載：10月1日“與謝宜邦論國是”，旁邊用小字寫有“聞虎門是日封鎖也”；10月21日“三時周華弟攜件自廣州來云，昨日五次空襲，夜間敵機入市空，惟無目標未施毒炮也，幸矣”；10月25日“與馮香伯各位論時事”；10月27日“是日戰報上海大場鎮退卻損失甚重，可慨也”；10月28日“浴後與周公談戰事，聞葉挺戰死”。

10月28日的日記相對較長，詳細記錄了鄧芬與好友論時局的情形，節錄如下：

袁思遜亦在座，與論華北戰局，可恨可歎也矣。緣保定北三十餘里之曹河鎮黃傑一師，不禁重炮飛機威脅，退守保定失去廿八門新式重炮，全師化學兵餘三百數十名，棄城在瀑河支持而已。上海大場亦如此故，才見日軍之單調軍事，而中國以無飛機探戰，一敗至此慘狀。空防之要及空軍之重，此政府不早計及之所以敗，即根基於苟且也。陣地固守勝不出擊亦非計也。傷哉，貧也。聞俄國人每月僅能以機百架相幫而已，奈何奈何。

由此段日記可見，鄧芬與好友所談論的時局與戰況已不僅限於廣東本地，而是從全國的戰況論及政府的方針策略，態度頗為傷感無奈。這一月中，鄧芬睡前所閱讀的書籍也以《國際外

交論》《國際公法》等政治類書籍為主，可見他對於時局的關心。

1937年11月，隨着戰況升級，鄧芬日記中對時局的記錄越來越多，如11月1日“五時利伯鴻來與談，陳益華亦至，遂論時事，四行倉庫之八百勇士，經出險為奉命退卻者，現被留於英租界軍醫院，俟戰事平息放還云”；11月2日“是日聞上海敵人已渡蘇州河云”；11月7日“論時局，謠傳失太原云云。又聞德意日防共協定經簽約，而蘇俄政府則謂防共宣言乃侵略者利用之煙幕彈也”。日記中也時常出現惆悵無奈之語，如11月13日“心中悵悵不知其可國之貧也，其如小民何”；11月17日“無奈命運何”；11月18日“論時事，聞是早敵機在平湖各處轟炸、廣九路云云，可恨可恨。……論山西戰事，甚惆悵且惱煞也”等等。在此情況下，鄧芬已感到戰事無法在短期內結束，於是在11月14日的日記中寫到，“昨夜擬邀十七弟偕華弟返省料理家務，為大亂之備也”；又在11月18日的日記中寫到，“準備日間返家一行，料理種種，即行避兵來港也”。

於是，11月18日，鄧芬乘船返回廣州，在船上與人談及時局時已“極沉痛”，下船返家的路上“蒼荒之象滿目難堪，沿途尚有風鶴清唳之意”，可見廣州在日軍的連番轟炸下已遭受重創。幾日後，鄧芬又在日記中記錄了一次空襲：

廿二日

十一月廿五號，星期三，寒如昨，六十度。

十時起甫漱盥，聞警報甚急，無何，炮聲轟然，炸彈飛機隆隆軋軋不斷。至十二時始息，素妹等悍甚，囑他避，奈何四方多警，如何可逃之。遂先囑其往十二妹家，河南同福東路寶玉直街厚江里六號何植侯宅，不料即是日所遭炸之區也，可

怕哉。余往嶺東並攜各物行李，准明早返港者。三時警笛又報，與馮貴平、濤志存入沙面捷成洋行訪陳健齋，囑其定西安船座位也。

至此，鄧芬已無心在廣州逗留，於第二日（11月26日）乘船返回香港。此階段的日記也在12月4日戛然而止，後續數月的日記已散佚，甚為可惜。而下一段日記於次年（1938年）3月14日起，日記內容整體較上一階段樂觀，如4月8日“更喜今日有殲滅台兒莊消息，幸為若狂”；4月20日“周公亦論時局必能達最後勝利也”；8月31日“論及昨日吾粵北曾擊落敵人飛機八架云，夜膳小飲祝之”；10月10日“是日殲日敵二萬於德安，國際批評為歐戰時凡爾登之捷足比擬云”等等。鄧芬偶爾亦透露出傷感情緒，如4月2日“紀事畢，心緒不寧，一以世亂國事未知何時始得和平，二以流離家計未知何時得以解決，三以女兒教育正當盛年，恐失此時機難於馴養”；9月25日“目前數口之家，妻子無棲身之定所，先學無教，而本人以一技之擅長，難維糊口，十指懸懸，弱小之命運，前途將來如何解脫難關，實不能卜矣”。

通讀上述日記不難看出，鄧芬雖然會因生逢亂世而感懷，亦有悲觀失意之時，但仍對最終的勝利抱有信心與希望。他的思想、行為方式在近代知識分子與文藝界人士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他是無數國民中的一員，也是無數國民的縮影，他的心路歷程對於研究近代大變局之下普通民眾的感受與變化而言，是一個案例典型。

餘論

通過整理研讀鄧芬的日記，可以對戰時廣州與香港的社會生活、各界人士的思想狀況進行考察，對於了解這一時期的時代特色與社會面貌來說是不可多得的原始史料。此外，除去本文考察的鄧芬在戰時的心態變化之外，鄧芬日記中還記錄了大量他與文藝界人士來往雅集的點滴，包括與張大千、梅蘭芳等人的交往等等，亦值得另撰文研究之。

學術筆記

註釋：

1. 相關研究參見李憑、姜霄：〈完備而獨特的線裝叢書——澳門大學皮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上）〉，《學術研究》，第1期（2018），頁131-139；李憑、姜霄：〈書畫家鄧芬的鈐印和墨跡——澳門大學皮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中）〉，《學術研究》，第3期（2018），頁115-123；李憑、姜霄：〈中華傳統文化凝聚的粵澳書緣——澳門大學皮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下）〉，《學術研究》，第5期（2018），頁111-121。
2. 香解為香港別稱。
3. 鄭春霖：〈從心先生傳略〉，鄧芬藝術基金會主編：《南海鄧芬藝術全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15年，頁48。此文最初收錄於鄧芬弟子陳丙光為紀念鄧芬而在澳洲出版的《晏殊居士書畫集》中，該畫集1976年由澳洲均和有限公司出版。
4. 陳繼春：〈鄧芬的生平和藝術〉，朱萬章、郭燕冰主編：《廣東“國畫研究會”研究》，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0年。
5. 江連浩總監：《鄧芬百年藝術回顧》，澳門：澳門市政廳，1997年。
6. 鄧芬藝術基金會主編：《南海鄧芬藝術全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15年。
7. 劉季編：〈南海鄧芬藝術年表〉，鄧芬藝術基金會主編：《南海鄧芬藝術全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15年，頁344。
8. 鄧芬記：時值陳健齋兄亦為警報所阻，不能入沙面也。相與談及赴港事，陳云擬廿四早一往香港，並詢余能同行否，余尚尤夷，四弟乃乘隙催促成行，原四弟意亦早日離此危城也。其不能同去者，以余當留羊市恰有此會，故力聳余焉。余了了其意，遂久之乃面談於陳，示以西安輪之房號數，得共留書相介焉。



